出曜經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十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學品第八

護身惡行，　　自正身行，　　護身惡者，

修身善行。

護身惡行者，何以故說身惡行？自知內過、知他人過故名惡行，惡已充具顏色變異，或以手拳相加毀壞形體，此惡眾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，或墮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；若生人中才不及人；有異梵志為犬所嗡，梵志恚怒身心熾盛，要治惡犬使不暴虐。父母告曰：「梵志猶犬嗡婆羅門，婆羅門復可嗡犬不也？」梵志報父母：「要當治犬使不縱毒。」父母告子：「不隨我教，恣汝所為。」是時，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捶打，打時有二非義：草索傷犬足：復令失糞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諍小致大以用害身。諸佛世尊大慈加被，訓誨眾生令不諍訟，然眾生類不從其教，瞋恚所纏，復生二非義，為眾苦所縛，當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，雖得為人形貌醜陋，如是眾惱不可稱記，是故世尊說護身惡行。護身惡行已，獲何功德？答曰：「獲二功德名譽善本。云何為二？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，七寶殿堂懸處虛空，若生人中顏貌端正，見者歡喜皆來歸仰，在大眾中為數千萬眾所見尊奉，如月獨明眾星迴附。」是故說曰，護身惡行。自正身行者，得何功德？有何名譽？答曰：「於現世中亦得名譽，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。」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？若於今身進止行來，為數千萬眾所見供養；若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。自正身行復有何功德？答曰：「凶弊邪魅暴惡鬼神不能得便，怨讐伺捕不能得捉。」於是頌曰：

「怨讎彌滿世，　　欲求得其捉，

種惡還自加，　　猶蛇反自毒。」

形為苦本心為禍首，是故世尊說曰，自正身行也。護身惡者何以故說？惡行所趣非真，如所說。惡財惡子惡服惡處惡土此皆名惡。或緣知親作惡，或緣非知親作惡，是故如來說護身惡者也。修身善行者，善行有二業，如所說。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，身修善行，於佛法聖眾父母尊長，盡行恭敬無他越逸，是故世尊說修身善行也。

護口惡行，　　自正口行，　　護口惡者，

修口善行。

護口惡行者，何以故說？自知內過、知他人過，故名曰惡行，若已瞋恚發口罵詈虛生過愆，使數千萬眾皆生惡念，而不自覺亦復不知，後受惡報咸共懷瞋恚，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。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不信用。能守護口者，自致福報，亦生天上快樂自然，若生為人不被麤言。是故說曰，護口惡行也。自正口行者，為得何等功德？答曰：「為數千萬眾所見歎譽，傳相告語，此人良謹與行相應，言不麤獷，不求彼短不譏彼失，口齒端嚴言不強吃。」是故說曰，自正口行也。護口惡者者，其義有二：或當賢聖默然，或當法說義說。夫欲出言先當自理，言致敗身非獨一人，若吐麤言為人所疾，進止行來無人敬待。是故說曰，護口惡者也。修口善行者，諸修善行之人心懷仁慈，吐言柔軟不傷人意，為眾多人所見愛念，是故說曰，修口善行也。

護意惡行，　　自正意行，　　護意惡者，

修意善行。

護意惡行者，於意三行最為上首，意一念頃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。如契經所說：「『云何居士！汝頗聞有流沙空野、隨沙門空野、閑靜空野不？』長者白佛：『聞有流沙曠野、隨沙門空野、閑靜空野。』佛告居士：『云何居士！誰造此流沙空野、隨沙門空野？』長者白佛：『皆由神仙意念惡故，呪術所作，有此流沙空野、隨沙門空野。』」如《修行經》說：「十九人執修正行，唯有一人不應在閑靜之處，以其口業心惡，持行之人不許此人在曠野間。即告彼人曰：『汝心懷惡所念不善，宜在人間誦習經典佐助眾事，役心亂意應成道果。汝設在空之中欲求空意，意方念亂恒生不善，自致滅亡不至善道。』」不護意者，隨意所種，入地獄餓鬼畜生中。設得為人，輒墮卑賤，為人所疾見則不歡。

能護意者，若生天上，封受自然，金床玉机七寶殿堂，若生為人，人所愛敬。是故說曰，護意惡行也。自正意行者，意所馳念難禁難制，由意生念能使成事，身危妙行退轉垂辦之證，轉為凡夫，是故說曰，自正意行也。護意惡者，息意寂然不生想著，修意正行斂意專一，是故說曰，護意惡也。修意善行者，意念善行、身修正法、口宣其教，二事由意乃至無為，是故說曰，意修善行也。

身棄惡行，　及口惡行，　意棄惡行，

及諸穢惡。

身棄惡行者，捨身惡行永滅無餘，是故說曰，棄身惡行也。及口惡行者，口所宣說不陳惡法，亦莫布現惡事，是故說曰，及口惡行也。意棄惡行者，意不念諸不善法，不生害心於眾生類，是故說曰，意棄惡行也。及諸穢惡者，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，既不自利又不利人，盡當求滅不令使生，是故說曰，及諸穢惡也。

身修善行，　口善亦爾，　意修善行，

無欲盡漏。

身修善行者，身不造惡行。身行有三：不殺生，不盜，不婬妖，修此三業正其身行，供養佛法及眾僧，掃灑補治故壞塔寺，是故說曰，身修善行也。口意亦爾者，口有四過，不妄語、不麤言、不鬪亂彼此、不綺語，讚歎說佛功德，歎法及比丘僧，承事父母師友長者，是故說曰，口善亦爾也。意修善行者，意有三過，不生嫉妒、恚、癡邪見，但生眾善功德，不隨倒見墮邪部界，是故說曰，意修善行也。無欲盡漏者，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。盡漏者，諸陰蓋持入不復興起。是故說曰，無欲盡漏也。

身修善行，　口意亦爾，　於今後世，

永生善處。

身修善行者，問曰：「上己身修善行，有何不及復更重演？」報曰：「如來所化受教若干，或有欲廣聞其義，或有欲略說旨要，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形，欲廣聞其義者，一一斷別身口意行，各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。復有欲聞廣說略說，是故如來廣演此偈。

如所說身修善行者，是謂廣說，口意亦爾者，是謂略說。如來觀前眾生意之所樂，便演其義令得受化，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。」凡諸善行饒益眾生多所成就，是故說曰，身修善行，口意亦爾。於今世至後世，長夜受樂食福無窮，永生善處。受福有二：俗福、無漏福。是故說曰，永生善處也。

慈仁不殺，　　常能攝身，　　是處不死，

所適無患。

慈仁不殺者，終不殺害觸惱生類，不劫略他財，不婬犯他妻。所謂仁者，得履賢聖善法，是故說曰，慈仁不殺也。當能攝身者，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缾，寧自喪身分受刑斬，不託形命造不善行。昔有栴陀利家生七男，六兄得須陀洹道，小者故處凡夫，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，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。彼國常儀方俗舊法，旃陀利法要當行殺，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婬妖及餘重罪，盡使旃陀利殺之。時國主召彼大兒：「今有應死之徒，汝行殺之。」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陳：「願大王弘恕，身受五戒為佛弟子，不敢行殺，守身謹慎不念邪非，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。」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，告其人曰：「卿為國民我為國主，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。」尋勅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。其人復白王曰：「身是王民心是我資，恣王所欲殺便殺之。」即將詣市而梟其首，王問傍臣：「向應死人更有誰存？」臣報王曰：「餘有彊弟六人。」王勅左右隨次召來復勅殺人。其人報曰：「身受五戒為佛弟子，不敢行殺。」王瞋怒盛復取殺之。如是盡喚兄弟六人，皆言受戒不敢行殺，王瞋恚盛盡使殺之。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，王見母來倍復瞋恚。「前殺六子母不送行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？」母白王曰：「願聽微言以自宣理。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，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，終不興惡如毛髮。今此小者處在凡夫，身雖修善，未蒙道法潤身，是故我念子未得道，或能失意畏王教令，自惜形命毀戒行殺，故送來耳。彼當毀戒隨王教令，不仁行殺，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，憐愍子故是以送來。」王復問母：「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？」答曰：「盡得。」王復問母：「母身為得何道？」母答曰：「得阿那含道。」王聞斯語自投于地，諸臣扶起以水灑之，久乃醒寤稱怨自責：「我為自造無量罪根，放心建意殺六須陀洹。」身意煩惱坐不安席，即自嚴辦香油酥薪，取六死屍而耶旬之，起六偷婆興敬供養，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。復出財貨給彼老母，至於齋日數數懺悔，冀得罪薄免於地獄。是故說曰，常能攝身也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守護禁戒無所缺減，凡夫人雖守護戒，心如飄風不能恒定，是故說曰，常能攝身。是處不死者，得果之人，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，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，終不懷憂畏地獄餓鬼畜生，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還世間，阿羅漢永

無愁惱，諸累已盡入無為境惔然寂滅。是故說曰，是處不死也。所適無患者，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，亦無愁憂苦患，亦無死亡戀慕，是故說曰，所適無患也。

不殺為仁，　　常能慎言，　　是處不死，

所適無患。

不殺為仁者，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起害心，是故說曰，不殺為仁也。常能慎言者，若被罵詈麤言惡語，計皆空寂音響無形，猶如賢聖終無恚怒。設有所為，斯皆權化非實恚怒，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，設發於口尋懷慚愧。是故說曰，常能慎言，是處不死，所適無患也。

不殺為仁，　　常能慎意，　　是處不死，

所適無患。

得向之人，設遭百千苦惱，身墮迴波深淵，若墮火坑熾焰之中，終不懷懼令心變易，晝夜調心不令越逸，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，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。復重思惟：「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，移有漏心至無漏境，無常苦空無我，已獲無漏守護不失。何以故？彼修行人每自思惟：『從永劫以來染著生死，流轉刀劍世中，恒修此意造罪無端，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。我今已勝調伏心識，今重守護使不越逸。』」是故說曰，不殺為仁，常能慎意，是處不死，所適無患。

慎身為勇悍，　　慎口悍亦然，

慎意為勇悍，　　一切結亦然，

此處名不死，　　所適無憂患。

夫言勇悍者，博古攬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，與智相應捨諸惡法，身所修行不處貪欲，是故說曰，慎身為勇悍也。慎口悍亦然者，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，是故說曰，慎口悍亦然也。慎意為勇悍者，意已柔調不興惡念，是故說曰，慎意為勇悍也。一切結亦然者，問曰：「身口意行三事已辦，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所說應來

往進止縫作補綻，應為而不為，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。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。」是故說曰，慎身為勇行。口行有餘者，應隨賢聖教律，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，彼此音皆悉不習，是謂口餘行。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？此是意餘行，彼執行人能見此諸行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足，是故說一切結亦然也。此處名不死者，滅盡泥洹無終無始，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，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。所適無憂患者，所以言有憂者，由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、奴婢僕使象馬車乘國財妻息，皆生憂患，無此則無患，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。

護身為善哉，　　護口善亦然，

護意為善哉，　　護一切亦然，

比丘護一切，　　能盡苦原際。

護身為善哉者，能一意守護身，諸天世人稱歎其德，天龍鬼神八部之眾盡歎其德，晝夜祐助勸成究竟，是故說護身為善哉也。護口善亦然者，若有習非弊惡之業，或被罵詈為人所毀，執心護口終不還報，諸天世人皆共稱善，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。護意為善哉者，若人杖棰割截形體復被罵詈，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恚怒，諸天世人皆稱其善，是故說護意為善哉也。護一切亦然者，於身口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，是故說護一切亦然也。比丘護一切者，執行比丘護身意及餘外行，威儀禮節悉皆備具，是故說比丘護一切也。能盡苦原際者，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？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，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，是故說能盡苦原際。

護口意清淨，　　身終不為惡，

能淨此三者，　　便逮神仙道。

護口意清淨者，於三毀敗中，壽敗劫敗結敗，此名三敗。釋迦文佛出現於世，在濁世中人壽百歲，翼從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，聖人在世猶尚毀戒，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？佛契經說：「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，有七穢行顯布於世。云何為七？若有人百歲持戒，彈指之頃為惡知識所壞。二者久行慈心，彈指之頃為瞋恚所壞。三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。四者互相是非諍於勝負。五者在國城村落，鬪亂彼此傳東至西。六者貪著利養遂致疫病。七者從凡夫至羅漢，皆被毀辱而取滅度。」所以致誹謗者，皆由不護口故。尊者滿足阿

羅漢說曰：「恒訓化餓鬼。」往詣餓鬼界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，見者毛竪莫不畏懼，身出熾焰如大火聚，口出蛆蟲膿血流溢，臭氣遠徹不可親近。或口吐焰火長數十丈，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，脣口垂倒像如野猪，身體縱廣一由旬，手自抓摑舉聲號哭馳走東西。時尊滿足問餓鬼曰：「汝宿作何罪咎，今受此苦？」餓鬼報曰：「吾曩昔在世時，出家作沙門，戀著房舍慳貪不捨，身持威儀出言臭惡。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，或戾口弄，或偏眼視，或戾是作非，或戾非作是。自恃豪族謂為不死，造諸無量不善之本，寧以利刀自割其舌，如是從劫離劫甘心受苦，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。尊若還閻浮利地者，以我形狀可戒勅諸比丘，善護口過勿妄出言，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，念宣其德。自受餓鬼形以來，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，我却後命終當入地獄中。」是時，餓鬼說此語已，舉聲號哭自投于地，如泰山崩天飜地覆。斯由口過故使然矣，能守護口過者受福無窮。迦葉如來出現於世，敷演法教教化已周，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，眾僧告勅：「一切雜使不命卿涉，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。」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，便與後學敷演經義，喚受義曰：「速前象頭。」次喚第二者，復曰馬頭，復次駱駝頭，復次驢頭，復次猪頭，次喚羊頭、羯羝頭，次喚師子頭，次喚虎頭，次喚禽頭，次喚熊頭，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。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，雖授經義不免其罪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，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。餘罪未畢從地獄出，生大海中受水性形，一身百頭形體極大，異類見之皆悉馳走。爾時世尊見眾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過，或吐言麁[麩-夫+廣]以致忿怒，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，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，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恡。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墮罪，即以神足接諸比丘，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，欲使諸比丘改往修來。問彼罪蟲曰：「汝是黃顏不耶？」蟲即報言：「實是。」如是至三，報曰：「實是。」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：「我等未曾聞此，為因何義頻問此獸審是黃顏耶？唯願世尊敷演其義，令未悟者使得開解。」如來三達無不觀察，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，其有難詰如來義者，隨時發遣永除疑網。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：「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，爾時有佛出世，名曰迦葉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十號具足，敷演法教曠濟無涯，教化已周，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，眾僧告勅：『一切雜使不命卿涉，與諸後學說微妙法。』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，輕蔑於人不免僧命，便與後學敷演經義。喚諸受義人名目眾獸之類，雖授經義猶不免罪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，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，餘罪未畢從地獄出，生彼大海，受水性形一身百頭。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，出言柔和勿吐麁語。汝觀此獸由其惡言故便致此罪。」時諸比丘聞佛教誡，又見彼獸形苦如茲，道心遂固，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，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。是故說曰，護口意清淨也。身終不為惡者，若身行惡，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，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。設身修善立諸德本，為諸佛世尊所見歎

譽，若生天上封受自然，若盡苦際，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是故說曰，身終不為惡也。能淨此三者，身行口行意行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？答曰：「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奉，便為得至滅盡泥洹，不為凡夫所共牽連，逮得仙人道。」所謂仙人者，諸佛世尊是也，所演言教一言片辭，上中下義盡趣於道。是故說曰，能淨此三者，便逮仙人道。

誹謗品第九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，無數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。時，有栴摩那祇在舍衛城裏，時摩那祇宿舊怨深，罪識不除，身帶木杅以衣覆之，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，遙見世尊與無數大眾而為說法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。「今日要當在大眾中毀辱瞿曇沙門，令我等師得致供養。」在於大眾而說此偈：

「說法甘悅人，　　口出無量義，

　使我懷姙身，　　不羞此宜適。」

爾時世尊出柔軟響，聲如羯脾鳥亦如梵音，而說斯偈：

「妄語地獄近。」摩那祇報曰：「作之言不作。」佛復報曰：「二罪後俱受，是行自牽往。」時大眾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，信佛者少，習邪者眾，聞此女語皆共信用。「此女孤獨少失父母，如其所說必實彰審。」其信佛者內自思惟：「昔佛在宮，捨王重位捐棄婇女，出家學道成最正覺，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？」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，執扇而扇，內自思惟：「此弊梵志女，云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？」即化為白鼠齧木杅糸斷聲震，大眾無不見者，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。「此為何聲，乃震四遠？」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，歡喜踊躍僉然同悅。尋有一人從坐起，手執木杅語彼女曰：「此是汝兒耶？」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。時，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，不信佛者即起懺悔，其中信者共相告曰：「誹謗之報其罪如是，現驗如茲，豈云後世？」

妄語地獄近者，本無而言有，實非而言是。曾不經歷自言數涉，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，入十六鬲子，是故說曰，妄語地獄近。作之言不作者，其罪有二：一者實作而犯之；二者妄語，作而言非。此罪最重其報無量，是故說曰，作之言不作也。二罪後俱受者，其二重罪，殃禍之本亡身喪命，智者所不為，是故說曰，二罪後俱受也。是行自牽往者，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，後受其報親族不救，經歷劫數乃得解脫，是故說曰，是行自牽往

也。

夫士之生，　斧在口中，　所以斬身，

由其惡言。

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。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連，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，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。食後還出羅閱祇城，未至其所，道逢暴雨，雷電霹靂，道側有神寺，房舍深邃，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。時，舍利弗、目犍連入寺便住，不見女人；女人遙見舍利弗等，即便失精墮地。時，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，舍利弗遙見來，語目連曰：「不與愚從事，得離惡人快。今此比丘是惡知識，宜可出避。」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。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內，見有女人顏貌端正，作弄女姿像如犯婬，有不淨在地，咄曰：「禍災未曾所見，云何舍利弗、目連等，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，神通智達謂為第一，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婬交接，斯現事如是。世豈有聖人耶？我今躬自見，不從人聞。」得是歡喜即出寺廟，徒跣涉雨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時，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：「舍利弗、目連等，纂行極弊造凡夫業。適從城出，道遇暴雨入寺避之，見目連等與牧牛女人交接，我躬見之實不虛誑，女人今故在寺，現可驗之。」爾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：「止止比丘！勿吐斯言！可發善心向舍利弗、目連等。所以然者？此二賢人，梵行已立所作已辦。」時瞿波利復重白佛：「我今實信如來，如所教勅，然舍利弗、目連所行穢惡，實見婬妖犯於梵行。」佛復告瞿波利：「止止比丘！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。舍利弗、目連者，行過三界淨如天金，豈當有此婬欲意乎？」瞿波利白佛：「誠如來教，但弟子躬見犯欲，若今如來不見信者，知復如何？」說此語已即前禮足涉路而去，還至靜室復自思惟：「舍利弗、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，然今世尊特不見信。」時，四天王夜非人時，往至瞿波利所，謂瞿波利曰：「舍利弗、目連等賢善之人，三界福田無有過者，何為興念誹謗，自墜罪苦？」比丘問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報曰：「護世四天王。」比丘報曰：「汝等諸天，何為捨自然伎樂來至此山？」四王報言：「故為比丘來至此耳，可發善心於彼二賢。」比丘告王：「但還宮殿，不相豫事。」天即還宮。去未經時，釋提桓因復從後至，謂比丘曰：「可發善心於彼二賢。」比丘報釋提桓因曰：「且守汝天福，不豫汝事。」時拘翼復道而還。富梵天復來到比丘所，語比丘曰：「可發善心於彼二賢。」比丘答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報曰：「吾是富梵天。」比丘告曰：「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？」報曰：「如是。」「汝設得阿那含者，何由至此乎？」富梵天即便還去。即其夜，瞿波利舉身生疱大如芥子，轉如胡豆，漸如桃杏，亦如鼻羅菓等，瘡遂壞敗，膿血流出臭穢難近，身壞命終入阿浮度地獄中，千具犁牛而耕其舌。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守護口過慎勿誹謗，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，昨瞿波利比丘來至我所云：『舍利弗、目連等，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。』吾尋呵制：『止止比丘！勿出此言！可發善心於舍利弗目連所。』如是再三。波利比丘謗心遂熾，釋提桓因、富梵天及四天王，皆來到波利比丘所，慇懃諫曉曰：『可發善心於彼舍利弗、目連等。』波利比丘即復報曰：『各還汝天宮，吾躬自覩彼二賢穢行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？且還速歸，勿復重宣。』尋即各還其所。於夜波利比丘身生疱瘡即取命終，膿血流出，入阿浮度地獄中，千具犁牛而耕其舌。是故比丘！當興勇猛攝護身口意過，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視我無異。」是時，世尊在大眾中，而說斯頌：

「夫士之生，　　斧在口中，　　所以斬身，

　由其惡言。

「夫士之生者，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異，猶如有人手執利斧，入山斬伐林木華菓藥草毀壞成功。今此人間亦復如是，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，為心所使，造不善本，皆由於舌，端正醜陋長短好惡，亦由心念口發致此重罪。是故比丘！心秉牢固守護其口。如是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　譽惡惡所譽，　　是二俱為惡，

　好以口會鬪，　　是後皆無安。

譽惡惡所譽者，彼瞿波利比丘歎譽調達功德，體性柔軟行業真正，多聞廣慧，慈悲四等育養眾生。如此之類應當毀呰不應歎譽，是故說譽惡惡所譽也。是二俱為惡者，舍利弗、目連比丘，修清淨梵行眾德具足，永離塵埃不與欲會，廣博多智明達三世。然瞿波利比丘，愚心不革執意牢固，興致誹謗云：「舍利弗、目連比丘造諸惡業。」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。何以故？舍利弗、目連者，持戒多聞為人導師，處在大眾轉無上法輪，逮得羅漢諸漏已盡；然彼惡人興致誹謗，不歎其德。是故說曰，是二俱為惡也。好以口會鬪者，夫人處世罪苦萬端，或因婬嫉致恪，或因博戲致恚，罪心已固不慮後緣，出言招禍以滅身本，漸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，涉諸苦難無有窮已；雖得為人諸根不具，聾盲瘖瘂為人所輕；或在邊地佛後，皆由口過身受殃罪。猶木生火還自焚燒，口為禍門，舌為殃本，二事機發，敗毀形命。是故說，好以口會鬪。是後皆無安者，眾生處在欲界，

為顛倒所惑，愚無慧明，為愛縛所繫，憍慢纏身慳嫉心深，不達五識身樂，不知苦之所興，永處闇冥不求燈明，是故說，是後皆無安也。

諍為少利，　　如掩失財，　　從彼致諍，

令意向惡。

諍為少利者，昔有眾多比丘，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。見數十博戲之人對坐共戲，一人得勝一人不如，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剝脫衣裳，五毒加形痛不可忍。眾多比丘見已入舍衛城乞食，乞食已收攝衣鉢，更正衣服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：「向入城乞食，見二戲人對面博戲，一人得勝一人不如，其不如者既失衣裳，身被毒手，痛不可忍。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說偈曰：「諍為少利也，言少利者，猶如大海取其一滴，減須彌山如芥子許，損大地土如米許，復損虛空如蚊許，比丘！極為少不？」白佛言：「甚少。」「博戲雖小亦復如是，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譬喻為比，是故比丘！由小致大遂及諍訟，親變為疎骨肉離索。若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如來，虛而無實，其後受罪，億佛不救。」是故說，諍為少利，如掩失財，從彼致諍，令意向惡也。

百千尼羅浮，　　三十六五獄，

誹謗賢聖者，　　依口發願惡。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瞿波利比丘者，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。爾時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百丈，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，以千犁牛犁鏵火然用耕其舌，一日之中百千萬終死而復生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惡罪未除故，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，受苦無量不可稱記，從彼獄出當受畜生餓鬼，復當經歷數千萬劫畢其罪苦。若其為人，聾盲瘖瘂六根不具，語不真正多被誹謗，若行道路橫為人打。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，慎莫誹謗賢聖比丘。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。如是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無道墮惡道，　　自增地獄苦，

遠愚修忍意，　　念諦則無犯。

無道墮惡道者，虛而不實亦復不見，正事可依誑生非禍，猶如旃摩那者、瞿波利比丘等，虛而不實誹謗賢聖及舍利弗、目連比丘，身受其報億劫不息。是故說曰，無道墮惡道也。自增地獄苦者，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，當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，身入其中毒痛無量，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獄苦，是故說曰，自增地獄苦也。遠愚修忍意者，恒懷恐懼，聞犯禁制衣毛為豎，遠離愚暗忍諸不忍，是故說曰，遠愚修忍意也。念諦則無犯者，去垢止病莫若四諦，能專意不亂思惟形器內外無主，乃得離此誹謗之聲，是故說曰，念諦則無犯也。

出曜經卷第十